

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

最近跟團到日本旅遊，風光明媚、衛生清潔、人情禮貌，都是港人愛到日本遊玩的理由。

期間，有當家長的團友由途中的正面旅遊觀感，引發對日本學校教育的欣賞，更而嗟嘆香港學校教育的不足。

這些情況幾乎出現在每一次筆者參與的日本旅行團。不過，為了不打擾旅遊興致，我也只是答了一句：「要學日本學校的教育，香港的學生和家長是否願意犧牲現時享有的自由和選擇呢？」團友聽不明白，也便轉到另一話題了。

兩齣日劇有啟示

過去兩年，有兩齣值得教育界人士觀賞的學校教育日劇，第一齣是《下剋上考試》，是真人真事改編。

故事的男女主角只是初中畢業，與在公立小學讀高小的女兒佳織，一家過着不富裕、卻幸福的生活。

然而，男主角在工作中體驗到學歷的重要，於是決定送佳織上私立初中名校；可是佳織起步太晚，以致機會渺茫，連補習班都勸他們放棄。男主角不服命運，毅然辭職親自擔任女兒的補習老師，展開艱苦和感人的奮鬥。

其實，佳織在學校的生活非常愜意，兩個老友均是低學能的樂天派，一次派測驗成績時，都以取得「零分」作為笑料而不會懊悔和羞恥；老師對畢業班同學也只着重離別前聚會的群育安排，而不是為考好畢業試的準備。

公立學校教育以全面發展為主，未必偏重智育測考，此等情況在很多地方均是如此。另一句話便是，如果家長希望子女有更大機會出人頭地，便要學佳織般考進私立學校。

日本的學校教育，要求學生習慣服從及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教育目標。從他們小學的午膳便可見一斑：2011年有一段熱播視頻：「輸在起跑線上一——與日本孩子共進午餐有感」，便看到日本孩子在上課日子的重要學習成果：培養生活紀

律、群體合作、互助互信和重視衛生等等。

回到香港，如果學校投入如此人力物力去做好這些午餐教育，小朋友沒有選擇地吃學校認為營養的午餐，餐後又要分工合作地清理餐桌和飯堂，家長願意嗎？學生習慣嗎？

另一齣日劇是《崩壞的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》，講述一名年輕律師被派至一所問題中多的中學作駐校律師，透過他獨特的法律觀點來解決學校的問題，從而顯露學校教育的矛盾。其中內容包括老師自願超時工作、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、不近人情的校規，以及校園欺凌。雖然是有戲劇成分，但熟悉日本教育的朋友也知道這些內容便是日本學校現場的常態，尤其是校園欺凌的情況，亦是日本校園電視劇歷久不衰的題目。

近日有報道，日本在全國自殺率創 15 年新低的 2017 年，學生的自殺率卻創 30 年新高，高中生佔大多數。其中一間中學的情況是，一名 13 歲女生因校園暴力而自殺；據調查，學校當時有要求教師關注事件，但「因條件有限並未採取應對措施」。這便是電視劇中「老師自願超時工作」，以及「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」的現實寫照。

教育對社會貢獻

筆者在此欄談及境外教育情況時，經常要提醒讀者，一定要留意所涉國家地區的學習文化和政治社經環境。譬如在日本，相對香港而言，社會制度傾向規律化、貧富差異不算太大，安分守己便可安居樂業，於是乎，在公立學校教育中可以不太強調競爭，初中畢業，學能不高也可努力過一些「小確幸」的生活。當然，公私立學校的精英學生仍會向上爬，爭取入知名大學而躋身政府及大公司，構成為社會高增值的一群。

回到香港，我們的公立學校（包括官立津貼）仍然有培養精英學生的責任，所以在小學及大多數中學裏，仍然會以學業成績為主導，希望學生能成龍成鳳。在此實踐中，往往要求學能不足的學生「將勤補拙」，這便產生家長和學生感受到功課和測考的「過分」。

東方教育文化加上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，家長對子女、師長對學生，均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，因而引致學校教育的壓力及學生成長的困阻，這是客觀存在的香港教育情況。然而，近數年，學校也理解師生的壓力而予以紓緩，如減少測考功課等；同時又因為對其他教育項目亦要投入關注，如 STEM、德育、生命教育等，亦平衡了這些學業上的「過分」。

其實，香港的學校教育產出，不只在學業成績上位於全球前列，就算是公民行為習慣，也是國際一流水平。就如早前山竹襲港後的上班日，在樹木攔路和交通大癱瘓下，上班一族的忍耐和守規，也不差於日本天災時市民的冷靜反應。要說根由，在日本、在香港，學校教育對大社會紀律的建構，確有一定貢獻。

許為天_教育大學客座首席講師

#許為天 #時事評論 - 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